

左傳輯釋

五

123.65

Y611A



337698

左傳輯釋卷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

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

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

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

各據事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

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

災告於諸侯故書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鷁阮元云公穀作鷁說文引傳亦作鷁史記

左傳輯釋 卷六

宋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

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夏四月、丙申、

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

使石隕、故重言隕星、衡案、石為地氣所噴、飛於空

古人因所見、名之為隕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

星、非實為在天之星也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

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

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

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

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

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

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

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

識所譏、故退而告人、正義、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

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

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衡案、陰陽之事杜注是也、吉凶所生、服說得之、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郟為淮夷所病故衛案九年宰周公謂晉獻公東略之言也此役又城郟經不書者桓之始霸封衛而衛人忘亡遷邢而邢人如歸至此城郟役人病作妖

言遂不果城而還桓德衰矣故聖人城郟役人病不復書其事所以深悲中國之衰也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正義劉炫人以為討討其滅國非計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衛案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衛案云皆者兼軍陳會同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下，齊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

以告廟，正義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衛案猶有諸侯之事，會同

之事未終，又諱見執，以是二義，書至自會，齊侯之也，如注疏，且字不可通，顯與傳文乖，非也，齊侯之

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阮元云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

紀論引無內寵之內，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句內似贅，疑涉

後因內寵之文而行，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衛案內寵去內，上句好內足矣，何必更言多

寵，此內寵內嬖並言，則內寵非婦人也，下文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及亦有寵，皆承此寵字，知內寵桓

公所寵之內臣也，蓋桓公好內，內嬖所寵亦寵之，故多內寵，下文雍巫云云，傳舉其一，以見所以多

內寵也杜舍此內寵而注下句者長衛姬生武孟以下句事重耳非此句無內字也

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

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

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

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

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惠棟云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六十七日乃殯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

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

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

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廩齊地

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

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顧炎武云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

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

記云吳越之劍是也衡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

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

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

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燬衛文公名眾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訾婁衛邑衡案後本多作從阮元云石

作後今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

終為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

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

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

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

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衡案、秋宋人圍曹、傳

云、討不服也、則此曹人蓋曹大夫也、曹伯不服、唯大

夫與盟、故不盟于曹、而盟于曹南、此足以見其致討、

故經從實直書、其致餼與、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

否、經傳無文、不必論也、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

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己酉、邾

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雖失

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

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

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正義

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

于社、衡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

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人用之、故沒名不書

所以亦罪邾也、諸侯不生名、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

侯吾離來朝、傳云、名賤之也、杜云、傳不以名為義、非

也、宋公不脩德、而專罪諸侯、故子魚諫之、不謂二君

無罪也、不言于社、劉說是也、正義引莊二十五年鼓

用牲于社以駁之、不知鼓用牲之過、在于社、故言于

社、邾子之罪在用人、不在其于社與否、故不言于社、

非赴不、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

左傳輯釋

卷六

七

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

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

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釋文、睢音雖、惠棟云、張華博物

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衡案、釋文、睢音雖、則其字從目

作睢、本多從且、且作睢、非也、宋公欲示威於東夷、以服屬之、故用鄆子以懼之、若曰、若不服屬、將盡如

鄆子、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

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正義

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丈而已、以

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傳、邈云、三亡國、謂衛

邢與杞、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魯雖有慶父之變、未至於亡、不得在其數、義士猶曰

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顧炎武云、言其德不若古聖王、衡案

此汎論齊桓耳、杜欲就存三亡國中、而見其薄德、鑿矣、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

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

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邢

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

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

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衛案

因前所軍之壘言不增兵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

太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

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

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

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官溝壘曰秦

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

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

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正義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在言作有

新在衛案傳云書不時則不時夏郟子來朝無傳郟

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

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

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壘謂之塞皆

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

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正義

服虔云闕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闕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衡案先王之制語

常而不語變而處變之法在其中權是已如門橋敗壞乃非常之變能者隨宜處之不失其度豈特

設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

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

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

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是亦量宜相時而

動之義衡案懼露濡衣不敢以早夜行即量力不敢妄動之意隨所爲與詩義相友故引以

之譏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

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衡案傳不釋者以前年傳

可推也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

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

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正義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

種此月不再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

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故書夏大旱也衡案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旱不及秋不成饑故杜知自夏及秋

經言夏者蓋舉其初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

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

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

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

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

不稱君命行禮衡案凡諸侯伐夷狄有功獻捷於王諸夏則否楚又夷也而來獻中國之

捷故貶稱人耳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

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

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正義公非後期而總書諸侯者此則會孟之諸

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總言耳非為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

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

以公欲焚之。正義：擅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巫，

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子，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

濟。陸粲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穡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

茂穡勸分，韋注亦云：茂，勉稼穡。阮元云：論衡明雩篇。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並作務。齋，衡案：陸說是也。但杜訓儉者，舊本作嗇也。疏亦云：務為儉穡，若

傳作穡，不當儉穡連言。明唐初本猶作嗇也。其作

穡者蓋自開成石經始矣。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不傷害民。衡案：釋經所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

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徵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

史風，姓也。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暉，伏

義，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史

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阮元云：五經文字云：暉古帝號，皆從日月之日。

從白者誤石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衡案經宋本作睥

為魯附庸則三國亦必附庸有所服從故云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睥有濟之祀保安

也蠻夷猶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

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

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猶夏亂諸夏若封

須句是崇睥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

邾傳中井積德云紓緩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

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

臣故滅奔及及其君皆略不備書惟書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

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曹于魚門故深恥之不

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

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得恤

寡小之禮衡案禮以治世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蔡本自

滅之然亦稱禮以褒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
 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
 王嗣立故東遷維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
 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
 事驗不必其年信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
 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

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
 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
 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
 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
 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
 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
 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

備而禦之、卑小也。衡案、卑、猶輕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

易也。衡案、言既已稱、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陸粲云、注猶字

行、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

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

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

聽。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蠶、蠶毒傷人、曰蛆。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堯、

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陸粲云、此

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

為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

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

固諫者、猶云、固請固辭耳、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司

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太司馬

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

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卯、下

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

若黷、固諫、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衡案、固故通、

固謂其事仍故、禮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固請

固諫、義亦同、傳先此不載諫辭、而言固諫、故杜以

固為大司馬名耳、然十九年至此下、宋人諫其君

者、唯一子魚、而其意皆同、則大司馬為子魚無疑

矣、蓋子魚初諫、以勿戰、而宋公不聽、繼以此辭、初

諫、不足載、載其再諫、故傳曰、固諫耳、八年、宋公疾、

大子茲父、固請曰、亦不載、初請、而言固請、義與此

文、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君興

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陸粲云、言違天

弗可赦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可句絕、而以赦也

已自為句、不成文理、顧炎武云、猶書言不可違、衡

案、弗不雖通、弗字稍重、古人未有謂不可為弗可

者、注非也、弗可赦宥、亦近不詞、今案、赦釋通、解也、

言其罪不可解脫也、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文、猶願

赦罪于穆公、襄二十一年、叔向室老曰、樂王黷言

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昭五年、叔孫昭

子數豎牛罪、曰、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皆當訓解、杜

能注願赦罪于穆公為解、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而至此、以弗可句、何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

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衡案

也、言不以兵隔絕之、峻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

自彼言之、阻而鼓之、自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見

矣、注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

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

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辨亡論、顏延年陽給事、謀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引、作隘而不成列、今諸本無

而字以聯之、言彼遇隘而未成列、此二者天佐我也、我阻之以兵、而鼓以擊之、不亦可乎、如此猶恐不勝、況彼既陳而擊之、安得不敗乎、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

胡考元老之稱、正義、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

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衡案、詩周頌胡考之寧、毛傳、胡壽也、幽風狼跋其胡、毛傳、老狼有

胡、說文、胡牛領垂也、今案、人老結喉突出、狀如牛

狼領下垂肉、故古有胡考之稱、故毛訓胡為壽耳、取猶

殺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棟

云、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誼、使

有恥也、夫入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衡案、惠說是也、如杜注是懼之、非明恥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衡案、戰求殺敵、傷不重則

敵不死、故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宜重之也、

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鬪、正義、如猶

然、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衡案、言三軍以戰有

用、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眾之聲氣、陸祭云、丘

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士眾之氣、今云、佐聲氣、於

文不順、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唱士卒之勇氣、衡案、

言金鼓者、以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衡案、有利而用

聲興戰氣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巖未整陳、衡案、說文儻互

不整、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

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釋文、羊彌爾、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

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戎事

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

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

籩豆。籩豆，禮食器。衡案：木曰豆，竹曰籩。上公籩豆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

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

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

縣東南有東緡城。馬宗騷云：闕駟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城。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

者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

衡案：僖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書秋，宋公楚子云云，會于孟益，以其事大，書爵與名。其餘君

臣皆稱人，此時楚雖漸強大，未能循禮制，故略稱人，蓋夷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

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

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衡案齊桓最與宋襄善至託其

子齊之盟諸侯無忘桓公之德而宋反不會所以見討也故傳以不與盟於齊釋之鹿上之會齊人不往則已非宋罪也故傳不

言之杜注可謂蛇添足矣夏五月宋襄公卒傷

於泓故也終于魚之言得死為幸秋楚成得臣帥

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

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衡案將納頓子故城之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

楚大夫遠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衡案以其剛愎也子

文亦知之故舉而任之觀下文可見矣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

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王念孫云懷公下脫

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

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

有未脫立字者衡案先君卒踰年即位春秋之例也

是時惠公卒未踰年故不言立未嘗不與全書之例合御覽有立字者以意增之耳王父子

讀書不精恃其聰明喜駁古文其諺宜矣期期

而不至無赦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衡案下文冬懷公執狐

突注云末期而執突是杜讀狐突之子毛及偃從

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衡案過期而二子不至故執其父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

以貳辟罪也陸祭云質與贄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

質於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土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衡案凡贄必授之唯見君則委而不

投故謂仕為委質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

殺之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

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

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

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

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

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

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衡案

年唯發未同盟不書名既同盟死則赴以名之例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此傳重

發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

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

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陸祭云：襄

十四年有臣不敏，注云：敏達也。衡案：不然。二字緊承上句，赴以名則亦謂未同盟者。辟不敏也，總承

凡諸侯以下，顧說未盡。敏陸訓達是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

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

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正義

生，故謂之生祿。沈彤云：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

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衡案：保有也，守也。生與祿對，蓋謂凡土地所生供人食用者。於是乎得

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拔罪莫大焉。拔報也。衡案：拔

是非強弱也。五年傳君父之命不拔。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胥

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

有大功。衡案：國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

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昭公十三年傳：叔向曰：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則賈佗未必不賢於顛、頡等。而傳不書者，蓋重耳初奔狄，從者唯此五

人。叔向云：生十七，有士五人。正狄人伐虜，咎如、

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衡案：唐諸本作虜，九經

咎如與石經合，今從之。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合，今從之。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衡案與本或作其阮元云石經宋本岳本其作與今從之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惠棟云說文作駢脅云并脅也從骨并聲論衡作此脅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傳相夫子必反其國陸祭云傳文云若以

相夫子必及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衡案重耳未及國一亡公子而已安得以從者為傳相哉注不唯不得於文又失於理也相輔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

公能之也

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衡索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弭弓

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

逐也。

正義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骨飾兩頭者。

也。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橐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橐受箭，衡索，橐兵衣也。子

王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

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

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為懷

嬴。秦匭沃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湔也。正義為公

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云揮湔也。馬宗璉云：儀禮士昏禮，夫人入於

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鄭注：媵，送也。謂

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

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

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懷嬴為媵，令於晉。文入室

時，使沃壻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匭，似羹，柄中有

道，可以注水，衡，素重耳。盥，揮手去水，故云揮之。

揮之，則水湔於旁，下句云怒，則水湔於懷，嬴可知矣。故傳省文，不言湔。杜訓揮為湔，未達傳意也。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

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正義服虔云：申意於楚

嬴，屈於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衡索，河水既逸，其義不可得而知。姑從杜注。公賦

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

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

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也衛案秦伯納之若依成十八年傳當言不書不告歸而今云不告入益信左氏原文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杜據誤本立說傳例遂不可通焉及河子犯

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絀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

絀馬縵正義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絀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紼牛則執紼馬則執鞵

服虔云一曰犬縵曰紼古者行則有犬衛案杜意蓋謂亡人不必牽犬故紼亦訓馬縵然頭須亦云行者為羈絀之僕則言負羈絀者從行者之套語不必問犬有無若二物皆屬馬語意稍狹服說是

也。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

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

不信，有如皦日。陸祭云：程大昌曰：詩云：有如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文公之誓，

其語亦放乎此，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

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旨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

降之罰也。衡素：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日白水者，黃中帶白，驗之濁水皆然，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

白水耳。投璧于河者，質其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如日，有如河，亦皆質諸其神。邵說是也。投其

璧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桑

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二月甲午，晉

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如

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

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王引之云：丁未

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

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

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

始爲晉侯，而徙絳，故於絳立武宮也。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

疏矣。衡素：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明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戊

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粱。

高粱在平陽揚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
 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卻畏偪呂甥卻芮
 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
 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
 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
 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衡案言知己所以欲速殺文公之意矣若猶未
 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

人於我有何義

衡案何有焉易之之辭言不以為意也

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

衡案言己欲亦為文公除讎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

辱命焉言若及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

甚眾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

釋文一本甚作其王念孫云其

者將然之辭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眾也作其是下懼者甚眾矣故此衡案言君若思舊怨易桓公所為行者將甚眾甚眾亦謂將然公見之以不謂行者已甚眾作甚是也下甚眾同

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

城衡案王城秦地名

己丑晦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

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欲以靖其黨也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且滅避難之跡以

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

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

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正義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

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

卒共之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衛案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初晉侯之豎頭須

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

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

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

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

綆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

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

安眾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

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

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

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

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

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

季隗遂終言叔隗衡案文公在外十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趙姬既生

三子則趙姬文公在蒲所生而出生亡中以妻趙衰矣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

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也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衡案力猶功也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對衡案以求祿致死無所怨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

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

言於文公衡案欲令文公知已有從亡之功而不敢言祿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衡案傳終言之非謂隱即死也晉侯

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衡案詳介推所言特不過

一猶介人而傳詳錄之者亦足以激貪厲汚且美文公改過錄善也鄭之人滑也滑

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李惇云僖二十

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

以前伐滑為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段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寇為其名若字也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

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

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

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陸祭云郭定襄曰

以二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文武

昭穆故耳古人立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王引之云叔世二字相連為義不

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管蔡

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

為二代之叔世乎阮元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蕃

屏周室衡案蔡仲再封見左傳及書序其封管叔之後記傳無文史記則云管叔誅死無後其言當

不認郭云復列管蔡者為數文武之昭穆管蔡邲其說自通不必強古人所無以為有也

霍魯衛毛聃邽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邠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

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

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正義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

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疎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衡案此節杜解極是後儒據作詩之言遂以常棣爲召穆公所作至有并疑正小雅者不知下文引常棣之詞而繼之曰召穆公亦云是周公作之召穆公奏之故曰亦云亦亦周公也蓋作奏也始作詩固謂之作奏人所作詩亦謂之作論語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召穆公歌常棣之詩以奏樂故云作詩不足怪也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

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

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

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闓于牆外禦其侮闓訟爭貌

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衡案、古者命

異官、凡官圍之以牆、故云闕于牆、言內雖訟爭、外能禦他人之侵侮、并引此章者、申明所以莫如兄弟之意也。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味、與頑

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陸祭云、崇尊也、書秦誓崇信姦回、孔傳曰、尊信之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

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

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

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正義、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

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祭云、此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衡案、以叔

詹、堵叔師、叔為三良、見七年傳、是也、傳云棄嬖寵而用三良、是嬖寵必害政者、申侯以譖死、子華為

大子、皆非害政者、傳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考、杜以是二人當之、非傳意也。於諸姬為近

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

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

之有懿德。衡案、懿德與周德之不類、相照、詳味此二句、常棟之詩、周公作之、而召公歌之。

不待辨而明矣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積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

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

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

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

過甚衡案施者謂受施者古訓有相反為義者亂訓治面訓背之屬皆是也狄固貪

恠王又啓之衡案啓猶導也女德無極陸粲云言婦女放蕩之德無所止極

衡案極中也無中其行必變婦怨無終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婦女之志

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

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

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衡案后崩書卒

其義未聞疑字之誤也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

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積叔桃子曰我

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

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中井積德云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役衡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飲國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積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衡案原毛皆文王之子孫王出

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釋文汜音凡大叔

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

殺子華故好聚鷓冠鷓鳥名聚鷓羽以為冠非法

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

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釋文之及一本作之服王念孫云作及者是也

及謂及於難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

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衡案詩意本言德不稱服此斷章取義言

服不稱其度故曰子臧之服作服似長詩曰自詒伊感其子臧之謂

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正義此是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衡案偽孔說是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衡案入始入於鄭境也過城下將享之故預問

其禮也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

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

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

帶阮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鄙在鄭地汜鄙

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主之羣

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

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

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

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

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傳遜云言省視

則備辨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

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政卿

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

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

燬卒無傳五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

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

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

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頓迫於陳而亡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

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

納故衡案楚未能循禮自非大事君臣皆稱人楚葬

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苜慶盟于

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

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苜慶不稱氏未賜族正義

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

不得為魯地注誤耳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

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

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繫

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

手葬與未葬也解誤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殺之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

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

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義

未顯衡案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

閉不能掖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

故正義轉赴為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

名衡案邢周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

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勤納王也。衡案：勤王，勤勞王事也。此謂納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

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衡案：宣達也。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

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

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

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

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 乾下離上大有之睽 ☱☲ 兌下離上睽 大有

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

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

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衡案：三在下卦之上，

子即下文所云天為澤以當日是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

協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

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

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

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衡案日在天上以照萬物又乾為君而晉侯辭秦在下卦為諸侯皆天子享諸侯之象

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

于陽樊右師圍温大叔在温故左師逆王夏四月

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

加之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衡案醴命之宥皆

侑幣也酒曰醴食曰侑皆所以助歡也設醴請隧

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

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陸祭云王章猶

亦說此事韋注以章為表明杜依用之非也衡案章即章服之章所以章明貴賤也韋杜推其意而

解之故一以為表明一以為章顯陸說及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衡案攢本或从

作起今從足利本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

葛陽樊人衡案倉本或作蒼今從石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都都

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楚

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鬪克申公子儀

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

守也、二子屯兵於折、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折、隈入

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

今南鄉折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折、得

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折人、衛

隈曲也、不直行大路、曲入村落、如弓之隈、輿人眾

人、言非兵士也、昏而傳焉者、欲令商密人不喻所

係非兵士也、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

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

折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

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折戍亦敗、故得囚二子、衛案、

不疊秦師、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木或

秦為兵主、衡案、秦師歸則晉師亦歸矣、但遂圍陳

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謀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

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衡案、二十四年傳、積叔挑

子、伯爵、貫名、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是

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

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衛人平苜于我、十二月盟

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苜平也、苜以元年酈之

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

人勃鞞勃鞞拔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

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

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王引之云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

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義趙衰為原大夫之由

也錯簡在下耳焦循云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

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

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

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

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餒皆不辭徑

依曲禮注訓為邪行衡案趙狐為原温大夫及衛

人平莒于我皆事也故先連書之晉侯問原守議

也故後書之於文宜然非錯簡也韓非外儲云箕

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

餓而不敢食蓋即此事蓋衰從而後欲徑而及重

耳又迷而失道為時既久雖飢不敢食故云徑餒

而弗食焦云徑一字句洵是韓以趙衰為箕鄭者

所傳聞異耳晉侯圍原不降退脩信而原降守者

無信或將復叛故難其人問之勃鞞趙衰挈壺飧

餒不敢食信也鞞知公意故舉之如杜所言是以官賞功焉能成霸哉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部公

追齊師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

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釋文舊本又作鄆戶圭反注

入于齊注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

為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

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

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

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正義、公子遂名書於經、則

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衡案、據正義、其秋楚人滅

本傳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秋楚人滅

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

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

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會、茲平時君

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

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

喜犒師、勞齊師、正義、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

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惠棟

云、外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

飲食、說文無犒字、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周禮

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云、故書犒為

稟、鄭司農曰、稟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

明古犒字本作稟、或作犒、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

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

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案說文、使受命于展禽、柳

鎬温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
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

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磬亦作磬、正義、服虔云、言室屋

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柄、無覆蓋、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陸粲云、磬、國語作

磬、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于甸人、疏、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皇氏說、

亦云、如縣樂器之磬、蓋磬、磬古字通、對曰、恃先王借、樂記、石聲磬、注、讀為磬、即其例也、

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衡案、二公兼東西伯

故曰、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

師、兼主司盟之官、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

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

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

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

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

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

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

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

其祀、正義、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

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

問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
 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衡案劉說
 是也或據禮記支子不祭之文以夔子不祀祝融
 鬻熊為是不知支子不祭謂大夫以下諸侯則不
 然故魯祀文王鄭祀厲王未嘗有非之者明諸侯
 各祀其所出之祖也已則不能通禮意敢議古典
 妄**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正義鄭語孔
 晁注云熊摯
 矣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廷熊摯自
 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適子有疾不得嗣
 位故別封為夔子衡案鬼神謂其祖蓋熊摯禱
 其疾而不愈也故云弗赦**吾**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
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
 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

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
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
 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
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
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
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

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

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衡案、傳言楚

宋、則楚子自圍之、非子玉也、及明年晉師出、楚子退

入申、使子玉留圍宋、杜取明年傳以注此經、非也、其

書人者、杜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

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

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

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

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

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

也、杞用夷禮、故賤之、釋文、共音恭、本亦作恭夏、齊孝公卒、有

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

有廢、正義、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

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

有弔贈、故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衡案、喪自小斂

至大祥、節目極多、如絲有紀、故曰喪紀、西京雜記

曰、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凡五

紀、數之紀、紀綱之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釋

屬義皆出于此、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衡案、上傳云、用夷禮

此傳承之、故云責禮也、言責其用夷禮、唯傳無無

字、故杜注云、責不共、若作責、無禮、何須注解、陸本

作責禮是也、今附注疏、本釋文、亦誤、責無禮、本或

作責禮、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

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

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蔣，子玉為令尹故，蔣楚

邑。衡紫，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下文晉命三軍將佐，曰乃使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佐不言使者亦蒙上文也。果如杜注，將皆晉侯命

之，佐則自為之，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正義

刑，可謂不通矣。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罪，跌之，音恥，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

罪，跌中罪，則大罪到。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

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請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徵恐畏，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

耳為助，國老皆賀子文。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句失之。國老皆賀子文，士之致仕者，衡紫，哀十一

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而夫子之自稱，則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然則國老者，大夫之致仕者，而其國猶以大夫之禮待之，即鄉飲酒禮所謂遵者也。正義兼士言之，

非也。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蔣尚幼，後至不

賀，蔣賈伯贏，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

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正義：若使為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衡紫，子玉剛而

無禮，意得志盈，將剛愎自用，故知過三百乘不能全師以入國。明年城濮之役，不聽楚子去宋之命，

請晉侯復衛侯，而封曹，然後已，亦釋宋圍，此皆剛而無禮之事。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彼入即此入字及連穀而死即不能入之事也正義以為不能入前敵失之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

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

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

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徧齊衡案申下脫公字諸本皆

同姑依原本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

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

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

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賦猶取也庸功也正義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

庸庸亦功也衡案功如苗頑不就功之功事也注云考其事蓋亦訓事正義以為功績之功非也

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

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

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

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

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案

不知義則輕去其鄉如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

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正義

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衡案生猶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

之信衡案用施行也民未知信故不宜明其所施

行下文易資者不求豐明徵其辭即宣其用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案

重言信諸本同疑當作言重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

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

曹衛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

夫子業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

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

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正義周禮司刺掌三刺

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衡案傳云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是

魯濫殺無罪之臣以自免故直書其誣以貶之而傳舉實釋之杜謂仲尼依舊史之文故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是誣聖經為諛史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界宋人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

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

蔡小子慤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

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殺

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

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

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

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

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

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

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

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衛案傳詳載甯俞之盟而結

貳國人不貳則是逆之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

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

年、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

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

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

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

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正義禮雜記云、君薨、天子

之如君、在本班者、為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

意、衡案、待猶君、謂國人、若與他國之君會、則蓋加世

子一等、疏說未是、邾子本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

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

狩為辭、萬斯大云、温即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

温、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

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

衡案、傳釋此經曰、是會也、晉侯召王、又曰、故書曰天

王狩于河陽、然則河陽即温、傳不書温、而書河陽者、

貶以臣召君之罪、傳義甚明、但左氏釋經、常寓於記

事之中、以故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史闕文、衡案、上文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

相治、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

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

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

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

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皆媮、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

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衛案

石經宋本人下無曰字、杜以告解謂、無曰字是也、注詐本或作謂、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公子買戍衛、在楚人救衛前、經欲顯其誣、故連書不卒戍刺之、置之楚人救衛之上、使若殺子叢非為楚人不克然、非為赴晚至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

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

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正義此謀字或作誦、涉下

文而誤耳、王念孫云、曰亦涉下文而行、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大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衡案、下文云、師遷焉、則

稱舍於墓者乃與人之言非教將師遷焉曹人兇

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惠棟云說文云兇擾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

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報

殮壁之施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

子各有從亡之勞衡案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使卻

下軍先軫佐之四人皆無從亡之勞擢為命卿而

魏犇僅為戎右顛頡不言其官則其位又下矣二

人蓋不平之故發熱僖負羈氏熱燒也魏犇傷於

怒於僖負羈氏也

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

以病故自安寧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寧為傷不有

多及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寧為傷亦有理

衡案不有寧也反語言有寧也不直言不寧而言

不有寧者言雖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

傷猶有安寧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勦也釋文百音陌王引之云百

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

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

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述越

超漲戲洞與陌字聲義正同倅頤煊云距躍直越

傷於胸則搖手尤難故踴躍之時乃舍之殺顛頡各三拍其手以示可用俾說為長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

二年奔晉以代魏犢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

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

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

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

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

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

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衛

申叔申公叔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

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

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

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中

積德云、允常謂彼此勢力相敵不可必勝者、子玉言晉正合於當、難有德之語、故曰晉之謂也、

使伯楚請戰、伯楚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衡案、楚本或作

勞、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纂圖本、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玉不

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

之眾、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

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

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中井積德云、三者非

皆新益、又未詳其孰為新益也、衡案、中井說於文似順、但傳云唯、則西廣東宮亦為兵不眾、晉師七

百乘、其兵盛矣、而子玉乃曰、今日必無晉矣、則其

兵亦必盛、薦賈亦云、過三百乘不能入、是子玉兵

必三百乘以上、應不止三隊、故杜云、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眾、得之、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

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

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

伐、先軫曰、子與之、正義、以子犯言為無理、故先言

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為之立計、衡案、與舒也、子犯言不可失矣、是欲

急擊之、故先軫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衛索謂告

也言告諸侯將以何辭杜解為諸侯謂何未是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

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

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于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

辭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

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正義釋詁云食偽也徐炎

云食言之偽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

而不行如食之消散衡索言既吐矣而不行之若復食之然故古者謂詐為食言以亢其

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陸彖云亢蔽也讎謂宋宋者楚之讎外傳所謂未報

楚惠而亢宋者也王念孫云凡扞禦人謂之亢為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

之義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惠棟云周

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眾又素飽不可為老

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太秦小子愨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大齊大夫也小

子愨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鄩而舍鄩丘

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眾畏險故聽

其歌誦衡案輿人役卒也不與戰爭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

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惠棟云說文云

每每艸盛土出也从艸母聲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作每每賈昌朝羣經音辨引作每每實一字也衡案謀音媒與每每協公疑焉疑眾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

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

監噫也惠棟云余仁仲曰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己讀據此則己當音

以據岳本則己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

九經本亦用伏己絕句更詳之焦循云杜益讀監為蟲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為蟲注云器受蟲害者

為蟲噫即啞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啞謂楚子啞己之腦如蟲齧然監蟲可通用詳見

孔穎達毛詩鴉正義衡案己音紀伏己絕句為是注云晉侯上向則亦伏己絕句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

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

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焦循云：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

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將柔之，彼來

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

何？子玉使鬪勃請戰，鬪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

戲。王引之云：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戲，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

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

夷吾能鬪，不過是戲，即鬪鬪，即角力也。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鬪勃

令戒敕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五萬二千

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

言駕乘脩備。釋文：鞞許見反，王又去見反，說文作鞞，云著掖皮，鞞以刃反，說文云：引軸

也，鞅於丈反，說文云：頸皮也，鞞音半，一云：繫也，正義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衡案：此

當以說文為正，鞞從前足後，上結於鬣後，故說文謂之著掖皮，所以堅鞞也，鞞繞驂馬胷，上結於鞞

直貫陰板，以結於軸，驂馬所以引車，故謂之引軸，鞅在服馬頸，以約之衡，故云頸皮，鞞所以繫也，釋

文正義此注以下宋人所增，非陸氏舊文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小衡案少長有禮謂軍進少者在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衡案與

揚塵耳非兵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鬪宜申子上鬪執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

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

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衡案下文云城濮之戰晉

旆是大旆將旗唯中軍建二旆或命先鋒建之故

又稱先鋒為旆上軍不得有大旆狐毛欲欺楚師

特置二旆為中軍退走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眾走衡案輿役夫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不大崩晉師三

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釋文鄉又作鄉鄭伯

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

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

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

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平王享文侯仇鄭伯傅王今享文公亦使鄭伯傅

王故云用平禮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晉功尤

大今用平禮者貴文公也下文始言己酉王享醴

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

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

衡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筐服加命

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

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

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

拜春秋策命諸侯皆使內史述命蓋東遷之賜之

後其禮既變矣此使二卿士特隆侯伯也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

有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十彤赤弓玃黑弓弓

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釋文玃音盧本或作玃非也正義諸侯賜弓矢拒

然後專征伐王制文衡案玃本或作玃不成字

鬯一卣拒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正義周

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

於上下也釋器云鬯卣器也李巡曰卣鬯之樽

也孫炎曰樽彝為上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惡於王者

糾而遠之

惠棟云、衛彈碑云、糾別王岱、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逃與

狄同、古文作邊、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遠、或訓為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邊、訓為治、衡案、逃邊通、訓治是

也、不必改作邊、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

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

見王

衡案、出入三覲、承上以出、蓋皆一時之事、獻楚俘、一覲也、王享、二覲也、受命之後、又當入

謝、三覲也、故傳以出入總之、或獻俘異日、在三覲之外、則享後或亦入謝、要之出入當屬晉侯、杜訓

出入為去來、云從來至去、是以出入屬王、非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

君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

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辨王室無相害也、有渝

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辨助也、渝變

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

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

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正義、周禮、弁師

五采玉璫、鄭玄云、會纓中也、璫、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先

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

數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衡案勤勞也戰克則民安今愛瓊玉不致之神以背民心是不勞於民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事也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衡案大夫若入遙應薦買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

王子也二子以此荅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衡案諫子玉主親故先序大及連穀而死至連穀心荅王使主貴故先序子西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

入守夷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陸粲云家語王肅注曰衷善也天誘道其善也衡案劉子曰天降中於民所謂命也命即性誘其衷猶言道其性杜訓衷為中得之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衡案道進所得於天之中也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以惡相及

衡案凡傳言及者皆謂死亡其自致死亡者單言及此謂同盟

相俱死亡之故云相及也王引之以及為及字之誤大謬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

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衡案國人不貳釋所以書復歸也衛侯先期

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泮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

而入長泮衛大夫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

喻國人公子欵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掩甯子未

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

叔武尸枕其股欵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

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

之。衡案傳言風而不言牛馬，杜何以知失牛馬，蓋因風馬牛之語，妄造此說耳。風於澤者，遇大風

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旆，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之。

亡大旆之左旆，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旂。正義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

故以大旆為旗名，通帛為旒，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旆，蓋是左軍所建者。衡案

大旆唯中軍有之，言左旆則又有右旆，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旆而退之，旆即旒也，旒以物言之，

旂以色。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衡案

祁瞞所奸，別有其事，蓋風于澤，亡旆，風甚，軍情必驚擾，祁瞞因奸軍令，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

以明晉軍政之肅也。杜因下使茅萋代之，文以風于澤為風馬牛，以祁瞞為掌馬牛與旆，果如其

說，馬牛風逸，亡大旆之左旆，皆風所為，非人力所及，而妄殺掌之者，濫亦甚矣。君子何以謂之能刑

哉，況傳說序二事，更言祁瞞奸命，則所奸非二事明矣。祁瞞所職，傳無文，今不可得而考，姑依文，言

之，或是行司馬，士卒驚擾，行司馬當正之，而先自奸軍令，故司馬誅之，與司馬殺之以

徇于諸侯，使茅萋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

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薦之

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釋文，樂音洛，正

義，周禮太司馬，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

俘於廟，衡案軍獲曰俘，兼人及物，獻授互文，蓋獻

之其人，其人受以獻，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

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僞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
 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温
 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
 斌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
 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
 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

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

囚室惠棟云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甯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籥

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正義橐籥所以盛衣亦可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衛案此為三十年甯

俞貨醬使薄其醜張本當依宣二年傳為職納食

二年傳而不言杜非疏家之常耳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

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
 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

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衡案

陽非王狩地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見實言河且明德也

出於晉侯之意以貶其召王之非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

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

故特稱仲尼以明之衡案晉文之舉情是而跡非

以明其德非左氏闡明其義千載故書河陽以貶其跡沒召君

之下孰能知聖人處事之宜哉

壬申公朝于王

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衡案衛

王歸于京師之後經隨事序之傳則因衛侯與元

桓訟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于王所上試思王

猶未歸必不歸衛侯于京師公時猶在温何必待

告而後書之哉杜每遇經傳

前後必以赴告釋之疎矣

丁丑諸侯圍許十月

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

為解故衡案侯孺貨筮史使之曰晉侯之疾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唯可以復曹為解脫下乃述其理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

衛借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或衡案圍本晉侯作三行以

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

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

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輯釋卷六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